

# 叶文玲

人之品  
爱之品  
画之品  
文之品  
旅之品



名家品味文丛  
mingjia  
pinwei  
wenc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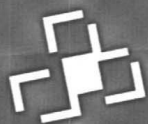
冰冰选编

# 品味文集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叶文玲

品味文集



名家品味文丛

mingjiapinweiwencong

冰冰选编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# 目 录

## 人之品

- 迎您的是满天星斗 / 3  
    心中的乌镇 / 6  
    你是一部志书 / 12  
    心香依燃 / 22  
素心长似香山雪 / 29  
想念那碗玉米糝 / 51  
    诗心永驻 / 62  
    孤独的风筝 / 67  
    石头趣忆 / 71  
    未圆之梦 / 76  
    醇 / 88  
永恒的话题 / 96

## 爱之品

- 茶之醉 / 115  
茶之魅 / 119  
茶之韵 / 124  
茶之境 / 127  
品诗茶人村 / 132  
茶滤文梦深 / 136  
雅藏 / 141  
在“纯真年代”泡吧 / 145  
原子的小酒店 / 150  
寄情的酒具 / 155  
鸟语 / 159  
花醉 / 163

## 画之品

- 秋色如燃 / 171  
漫画丁聪 / 175  
艺术长征者 / 180  
香雪引 / 188  
美的情韵 / 195  
一襟和风写烟云 / 200

湖山幸事又一桩 / 205

## 文之品

- 心在敦煌烈焰中重燃 / 211  
 欲凭粉笔写风神 / 216  
     大雅若朴 / 221  
     书心晶莹 / 226  
 得趣“百联阁” / 231  
 小说祭坛的圣品 / 237  
     独向冷处开 / 240  
     别人的文章 / 243  
     桂子香四海 / 248  
 动人春色不须多 / 252  
     东方晨曲 / 256  
     素简如心 / 261

## 旅之品

- 松城碧瑶 / 267  
 生鱼片与情义豆 / 272  
     柏林墙 / 276  
     象趣无穷 / 281  
 联合国午餐 / 285

- 与鱼同乐 / 289  
火山余威 / 293  
山之籁 / 299  
初恋香港 / 304  
探秘呼图壁 / 313  
洛阳诗韵 / 319  
寂寞书院冷 / 323  
城市的明眸 / 327  
酩酊九龙坡 / 332  
永远年轻 / 337  
乌篷摇梦到春江 / 343  
醉桐庐 / 346  
梦萦南浔 / 350  
美韵无限千岛湖 / 356  
品味兰溪 / 361  
好酷的松兰山 / 366  
牵挂古运河 / 371  
无言新安江 / 376  
又见新昌 / 382  
一方芝田 / 386  
更向山川觅知己 / 391  
湖之籁 / 397

人之品







## 迎您的是满天星斗

每年这时候我总有种期盼，伴随着早春的气息，伴随着年年如期而至的“两会”；年年在这时我就掠过如许一念：到北京首先要看看冰心先生！

今年也是。中国作协刚刚寄来的1999年工作计划上就有为她老人家庆祝百年诞辰的两项大活动。整理行装时我立即展开了美丽的想象，想象中，她老人家坐在轮椅中向我们颌首微笑；想象中，她一一握着我们的手，轻声地像孩子似的央求说：不要走，你们不要走，大家再坐一会，再坐一会……

每次去探问，老人家总是这样的烂漫神态，这样的天真话语……

尽管知道这一天总要到来，尽管这一天对于她老人家也不能避免，但今天北京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刻时，我仍然是无限迷惘万分不解：九十九与一百，聪明非常的人类，无所不能的高科技，为什么还是无济于事？我们仅仅只要一年，我们为她仅仅只要一年的时间啊！



与宗璞大姐率女儿海丹在冰心先生家做客。

也许，我们的心太贪婪，可对于“文坛的祖母”，我们不能不万众一心地发出这样贪心的呼喊。

我这样痴想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跟她诉说；我这样痴想，是因为年前，刚应福建“冰心文学馆”之邀，赠寄了我的一套文集，照理我应及时向她老人家报告，因为那书里头，就有八年前写她老人家的文章：《十万斛活泉洗出来》！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来得及写完的话，我想此次进京，一定要依在她床前再次细细诉说……

我还想过：这次进京，我还要带去最近出版的《影记》，因为那里头又有她老人家为我的一本散文集题签书名的照片，我记得她在题写时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也记得她写完后就对陪我同去的女儿说：不要走，留下来多说一会话，我最愿意听你们

年轻人说话……

我不能不想起：1993年我母亲突然病逝，我在告诉冰心先生时，她极家长里短地追问：你是说你母亲“走”得很快，是吗？人老了，能走得快也是一种福分呀……

我还想告诉她老人家的是，今年春节，我又回了老家，按本地乡俗，初二那天，我们兄弟姐妹为过世的母亲上坟。在母亲素朴的坟前，我想起的是那年冰心先生得知我回乡看望病中的母亲，便立刻寄来一封便笺和一份红色的贺卡，贺卡上有先生的手书：春常在。

春常在！春常在！我忽然悟出：此话是对所有的母亲和老人的祝福。

春常在！春常在！此刻我仿佛全然理解了这三个字的意义：对于一些人来说，时间并非是一般的计时概念，尤其对于“人瑞”冰心先生——对于她这样的文坛寿星来说，从这个世纪到那个世纪，她在我们心中永和春天一样常在！

对于这样一位用智慧和爱心哺育了我们的、万众敬仰的“文坛祖母”，难道，我们能用哀戚的泪水为她送行吗？

默默中，只觉春气驱寒；抬头看，又见夜月如昼。

默默中，只觉眼前亮着无数送行的“小橘灯”……

哦，先生，迎接您的定是满天星斗。

## 心中的乌镇

秋光如金时想起乌镇，是乌镇桐乡那一片铺天盖地的菊海，承载着我情思的小船；春雨如酥时想起乌镇，是乌镇古戏台旁的每一块街石，令我遥想它那逝去年代的缩影。想起乌镇，我仿佛总在听它叙说上一个世纪的衷肠；想起乌镇，最令我缅怀的亲切而又具体的一个名字就是茅盾先生。

无缘得识生前的鲁迅，而在表达由衷的崇敬时，我满怀激情地写过《我在那时见过您》。两次有幸得见茅公并亲聆过他的教诲，我却至今没有开写，并不是怠惰，更非出于轻慢，就像人对最宝贵的珍藏总不轻易示人一样，在纪念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今天，打开这只往事的宝篋，我好像才有了历经沧桑的从容。

记得是二十三年前（1977年），一封融和着主办者——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美好心意的请柬，在灿烂秋光中飞到了郑州，飞到了当时还是“工人业余作者”的我手中。揣着这真正来自文学的召唤的平生第一份请柬，惊喜莫名的我，在

被喻为“春回大地”的当时，尽管心潮激荡，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将要出席的是一场怎样的盛典，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我将在这个会上遇到什么人。

不可能想象的人和事，像从天降落的星辰骤然而至。

开这个会（名称是“短篇小说座谈会”）的地点在远东饭店，记得是虎坊桥附近。小小的饭厅，自始至终的清淡伙食，两人一间的住舍；作为会场的房子，好像也是饭店临时归整出来的而非正规的会议室。一切的一切，都带着“劫后”初复的匆忙和简朴。但这一切，都没妨碍与会者那种“解放”的欢欣，没妨碍在听说将要与会的那些名字时所生的再度震惊和惊喜莫名。

我的同室茹志鹃，是当时与会的仅有的女作家。我对《百合花》和其作者的钦



乌镇：茅公故居。

仰由来已久，而茹志鹃对茅公的由衷的敬仰和感佩，自然也与《百合花》以及它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相关。故而，当她讲这个会将由光未然——当时出任《人民文学》主编的张光年亲自主持，文坛大师茅盾先生可能也会祝贺时，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

要知道，在 50 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中，我曾经像仰望天上星宿一样仰视鲁迅茅盾这两位文坛泰斗的名字，我从未敢设想能够亲见和亲聆茅盾先生教诲这样的荣幸。如果说那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有什么“花絮”，那么，我与另一位同样幸运的青年业余作者（陕西的邹志安——可惜他也在 90 年代初英年早逝）因激动而失眠，因紧张而发言口吃，便都是最真实的“花絮”之一。

会议开始第一天，主持人宣布茅盾先生因为目疾和健康的原因，来不了会上，但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会议，他向与会的作家亲切问候，并撰写了稿子作书面发言……果然，以后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都以显著的版面和篇幅隆重报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消息，而茅盾先生亲笔撰写的《老兵的希望》更似炽烈的火把，点燃了人们对新时期繁荣文学创作的热烈希望和信心百倍的期待。

没承想，会议结束时又有消息传来：茅盾先生要来与会议的参加者合影！

那是又一个兴奋和匆忙的时刻，那天，所有的与会作家（二十来人）和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及会议工作人员全体到场。当穿着深灰色对襟布衫拄着一柄手杖的茅盾先生在大家中间坐下时，站在他身后的我，彼时虽然感受着梦境般的幸遇，却丝毫没有那种参见伟人的紧张，倒像过年节时和大家

庭的家长照一张“全家福”似的，十分温馨平静。

这种“常态”式的心情，自然是由于茅盾先生和大家招呼时那平和亲切的声调，那极其家常而又慈和的态度，还有那身家常的对襟布衫和那柄普通的手杖，都使我有如见父辈的自然和亲切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分外感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，长者胸襟；什么是秋月澹面，温风如酒……

这张窄长的有着五十余人合影的照片，和过去年月的珍擷一样，从此为我特别珍藏。

1977年10月在脑海中的“珍擷”自然还有许多：在会议中聆听的那些声泪俱下的发言；在会后游览香山时一位老编辑送我而被夹藏在日记本中的那片红叶……如今，多数发言者和送红叶者都已作古，我们敬仰的茅公也早已英灵在天。但是，那天照相的人和情景，却成为不凋的风景，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。

1977年10月的这些日子，成为我文学创作旅程中的祝福和祥瑞。此后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。次年冬天，当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，我又有幸成为参加者，而会议中的又一次令人兴奋的“高潮”是：我们被获允去茅公府上探望。

当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喜悦而又急切地来到茅公所居的院门时，带队者怕人数过多而太惊扰茅公，便特地让金近先生、陈模同志，还有湖南的金振林和我，代表大家去问候茅公并和他合影。

就这样，我们四人来到茅公的小客厅，因为谨记着“时间要抓紧，别累着老人”的告诫，我心里又一次紧张起来。那小小的客厅是什么布置什么模样都没有看仔细，只记得茅

盾先生依然是一身中式棉布裤褂，一口教我听来语调轻轻而又十分亲切的乡音，虽然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桐乡，但我认定那是融和着绵绵的吴依软语的桐乡口音……

时至今日，我无法忆起茅公当时的原话，但仍旧记得他所讲的大意。他以十分抱歉的神情说自己患白内障多年，目力已经很差了，（知情者事先就告诉我们说茅公戴了眼镜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……）所以尽管看你们来了很高兴，但我却看不清你们的模样，得知你们开这个会很高兴，但我也无法看你们发表的文章，真是抱歉……

最后，当然是语意深长的勉励，茅公勉励大家要常写多写，为全国儿童多写好文章。最后，又让我们将他的问候传递给大家……

当我们四人按照安排依在茅公身边照了相后，我这才注意到，在我们身后的那面墙上，有一帧尺幅不小的照片，事后我才知道那是先生夫人和他的爱女；而墙角窗下的一张小小书案上，摆着一叠先生在看的书刊和文稿，最上边，放着新近的一期《人民文学》……

此时，原先在院子里静候的众多作家们，竟一窝蜂地拥入室内，连这次会见的安排者也无奈地被挤在一边。而被大家蜂拥在中间的茅公，虽然被热情得忘却礼貌的作家们拥挤得几无回身之隙，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依然宽容地向大家微笑。

1978年冬天的这个探望的情景，同样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1978年冬天我们四人与茅公的这张照片在后来的年月里几经转折，十分荣幸地被留在了茅盾故居的纪念室里。



而今，追溯如这样可触摸的回忆，就应该是 1980 年了。那一年，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的我，发表了短篇小说《心香》，被转载在由茅公亲题刊名的《小说选刊》创刊号上，荣获了 1980 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朋友们曾评说这篇小说是我创作的“里程碑式”的标志，可我更明白那当然也是有幸沐浴了大师恩泽的结果。

若干年后，当我回归浙江并能有幸去乌镇拜谒先生的故居时，当一同参观的友人偶而认出了 1978 年的这张照片时，短暂而荣幸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，记忆的涟漪犹似桐乡的菊海，如雪似浪地涌起。在凝视着“目力不好”的先生的双瞳时，我总觉得先生仍是那样慈爱地注视着我们，耳畔就会缭绕起他那乡音温和的话语。

是的，因为那话语不仅有乡音的魅力，对我们这一代更有着感召的魅力；因为那话语蕴含无穷；因为那话语，永远嘹亮着中国文坛这位赤诚的“老兵的希望”……